



高末の紙帳 一



加
381
21

三
二
四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四十

政理一

國政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所購山田一畝以贈

良吏善政三

寬不按吏

清廉五

貪濁六

公政七

吏久從政

安人得人心九

遺愛十

教化十一

政理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政者正也子帥

孰正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曰人道政為大

明治 年 月 日



酌人言

酌人言以為政

人存政舉

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政庶績咸熙

熙和也

彝倫攸敘

允釐百工也

惟善政

政在養民

可以觀政

政清

肅吏事簡安為政在

人

禮記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以道化人

善矣必

聞其政

政莽鹵

滋彰

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有人道敏政

容人畜眾

稱物平施

振民

育德

臨下以簡

安人則惠

除其苛虐

康濟小民

弗剛弗柔

茹柔吐剛

觀政

淑慝

周禮蔽羣吏之治一曰廉能注皆以廉為

廉善廉能

修法糾職

求民之瘼

宰夫徵百官之令

徵召所為

修法糾職

求民之瘼

本

瘼病

不躬不親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墨

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

誠設不可欺

教之以德

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

政者蒲蘆

言如葉齊

其政不易其俗

食節

務三

政不可不慎務

軌物

事舉其中

遺愛

古之

愛讒慝黜遠

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

用賢理不肖

用貴理賤

近者悅

貴清淨

漢曹參為

抱公絕私

綠

飾以儒雅

張

澁遺政者

以法令為師

能與不能

自有資財何可學也

自有資財何可學也

薛宣不教

澄源

陸象先嘗曰天

公好黃老術

曰貴清淨人自

抱公絕私

尹翁歸

正參遜堂以舍之齊

六治也

抱公絕私

尹翁歸

飾以儒雅

澁遺政者

以法令為師

能與不能

自有資財何可學也

薛宣不教

澄源

陸象先嘗曰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登其以清淨聞

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如治家宜罰罰之

王公著為河南治民如治家如治家宜罰罰之

尹治以清淨聞率其怠勸原道為之政以政化錯

以簿書介意坐看傾危受厚行政用踈通合典則滯

迕失大體恩杜甫石笋行政用踈通合典則滯

務茲一掃柏公鎮夔子滯務瓜以玩替政以荒去

理使繼是者咸有薛君之太者驛聞小者立變

太原王公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

悉屬治所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

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深於

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韓文深於

理道趙環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於選賢

此為言乃獻趙宗儒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

審官六議趙宗儒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

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出本傳

國政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百姓日用而

不知辨物居方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允

釐百工度績咸熙制理于未亂二十七年

遺九年食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

日太平二十七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四維賈

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四維賈

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仁義恩厚人守成尚文

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

遺遇天下無宿憂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

跡所至咸賓服厲精更始自新也王人在位吉

士權蔽元孔子稱三代之直道周秦之弊政周

密文峻姦軌不勝漢興除秦煩苛與人休息孝

文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一年之間至於移風易

俗黎民醇厚宜思夏禹卑宮之意太宗露臺之

費後漢揚賜上疏又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百

姓休和死民賴之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為校事使察羣下

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達治國如治身聘詹何

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董仲舒曰貪

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狠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

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為治

之所**孔進善人共成政道**褚遂良帝曰朕行有

政道創業守文房玄齡帝常問創業守文孰難玄

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

衰亂覆昏暴殄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干

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微衰刻窮之國繇

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富貴

死遇一則生見創業之難微與我安天下畏富貴

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

之難方與公等謹之**政先仁恕**拱以崇十事曰垂

繩下臣願政以嚴致平王志愔言為國當以嚴

先仁恕可乎致平嚴者非疑綱重罰

在良不能御驛而防難越也故捨街策以犇蹊則

疾王良不能御驛而防難越也故捨街策以犇蹊則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魏徵帝嘗嘆曰大亂之

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
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谷曰此不為聖哲論
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暮月而可蓋不其難封
德彛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津漢
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
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
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
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
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
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
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孜孜治道常若不足
得而化哉德彛不能對
既曰在貞觀初孜孜勤勞度政
政治道常若不足
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
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
李珣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
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
寧調適以自助如侍安而忽則疾生稱道無逸
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

篇以勸武宗即位帝新聽政珣
士承旨與蕭實皆為宣宗禮遇
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
已任賢言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
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
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
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
不恤國患權德輿兩漢辨云論且眩小男於膝
為心以身圖化感人心同上帝嘗問政之寬猛
安不恤國患化感人心同上帝嘗問政之寬猛
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
滅蓋本朝之深也謂朝廷有新政
感人心之深也謂朝廷有新政
朝廷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甚甚夫典章圖史

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

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令孤德棻贊

良吏善政

自撫人以寬 除其邪虐 以德和人 寬而

有制 廉能 不嚴而治 不至嚴而人從化

文景時為循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

倪寬居官可紀也 孝宣曰庶人安田里而無歎

息與我共此理其唯良二千石乎 所居人富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度幾德讓君子也

韓延壽推至誠吏 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人不敢欺

未嘗笞辱人龔遂廉平不苛以愛利記籍

東海郡中賢 持吏短長何並為潁川名次黃霸不肖記籍

皆亡去 利用省費薛宣字貢君為左馮翊下至

而省廢吏人稱之 朱博決遣如神朱博子為冀

數百庭道博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

屯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寬及言盜賊辭 祭祀

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祭祀

字仲卿為桐鄉嗇夫廉平未嘗笞辱人遷大司

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愛我後子孫奉嘗我不

如桐鄉人必 不好立名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

名稱為 武庫晉杜預字元凱在朝七年損益萬

長者 無弃物晉陶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

庫言無 無弃物屑皆令舉掌之咸所不解後正

不有

會積雪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相温伐蜀吏

人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

無追捕之苦韓延壽為郡守置正任長制移居

之法魏鄭渾文公為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

安葬鯨獨黃霸在潁川鯨獨有死無以葬者

帝嗟賞曰良吏權懷恩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

見之退杖四十帝號良二千石蔣嚴進蒲州刺

差賞曰良吏也劉德威

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政廉平歷綿州

刺史政治尚文雅高智周拜壽州刺史其治尚

號廉平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

及政不忍杖罰徐有功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

得失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

斥之訖代不行鞭罰韓思復轉汴州司寬惠

不辱一人戶仁恕不行鞭罰

初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為政

州縣供帳皆繫什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為政

尚仁恕陸象先為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

然民慢且無畏谷曰政在治之而已長于撫民

何必刑法以樹威平卒不從而蜀化

崔彥曾長政績暴著李憲勳開家子所歷皆

于撫民政績暴著

事以文雅絢飾馬植精吏事以文雅不事威刑

而治韋抗為永昌令輦轂繁要善政致祥

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有

敬落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文雅齊抗吏事閑不威而治

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專以慈惠為本

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本傳

遷華州刺史專

以慈惠為本

以慈惠為本

能惠養民

上下愛向

儉勤未嘗擾所至有惠愛王質為吏所以仁惠

民上下愛向為治使以仁惠為治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張

福以愛利為行張允濟仕隋為武政在養人賈

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

今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教實喻止曰

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可責文學薛珏入

不足賢也德幹為衰減不可責文學薛珏入

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

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

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慈父李桐客累為

宜治尚清平姚公美政誰與儔丘杜甫陪王侍

民呼為慈父姚公美政誰與儔丘杜甫陪王侍

山詩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宗嘗曰朕

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

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則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

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吏良則法平政成良不

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吏良則法平政成良不

則王道弛而爭以惠利顯開元中又錮廢酷吏

苛嫉之風爭叶氣嘉生董為太平授受之間雖

以惠利顯叶氣嘉生董為太平授受之間雖

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董為太平率心所

三百與漢相埒致之術非術率心所

安暗與古合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云云

政清淨居二十年田畝政尚仁恕州都督長史

關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政尚仁恕州都督長史

政尚仁恕徒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

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

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何憂不蒲鞭挂簷枝示耻無撲蠹政除害馬傾

巢有歸禽上同

寬不按吏

自三公府不按吏丙吉為丞相令三公不以賊

罪鞠人後漢袁安字劭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綱人於聖世謂吏為師友

尹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勵謂掾吏為師方有

過輒閉閣自責王莽徵却朝日吾哀穎川人土

我以柔弱徵必閉閣不出韓延壽為馮翊行縣

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閣不出遣吏改

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

行龔遂議曹王生遂字少卿為渤海徵入議曹

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

天子若問何以理官有議遂從之上笑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丙吉為相取吏嘗醉掾

曰議曹王生教臣耳丙吉

飽不過吐丞撫人以寬尚寬而有制寬則得

相車茵耳寬難言

衆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不忍猛而寬濟

未嘗笞辱人見上

猛仲尼曰寬以濟猛猛黃老守學黃老之言清

淨治人責大指不蒲鞭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

苛細問治淮陰阿為瑕丘令吏檀建者不殺

盜進藥鍾離意子阿為瑕丘令吏檀建者不殺

盜免官曹褒叔通為園令他界盜入境免官

清譚王衍夷甫為元城令

政寬簡高適政寬簡政目簡省

政寬簡

政目簡省

安不忍按許圍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
更士為以寬厚和易為治裴諝以寬厚和易

清廉五

白身中清勵飲水之節 志懷霜雪 行因儉

著名以守米壺之潔人且甘塵甑之貧 苟得無不

貪為寶子罕 苦節清規 能潔其身於巴 繫已

以進 律人 弃珠尚書鍾離意得珠玉委地

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此穢之寶誠 珠還

合浦孟嘗為合浦守清白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

守誰知吾之貞廉楚詞 壺殮從傳趙衰以壺殮

其廉直不受枯魚公儀休相魯不受枯魚 廉善

廉能周禮太宰以聽官府之六計 敬四曰廉正

辨皆以廉法六曰廉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焚織機

夫工女安所售其藝不受官屬送遺漢歐陽地

戒子遺我死官屬心如帝謂鄭崇曰君門

對曰臣如慎勿受心如帝謂鄭崇曰君門

子自戍蓋寬饒次公為司隸校 自斬芻後漢第

不潛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十董 而與牧園等庸

平未可言布被蓋尸洛陽令董 見布被蓋尸妻

子對哭大麥數斛清白遺子孫楊震位高子孫

車一乘帝傷之解 清白遺子孫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勸開產震曰使後世稱爲清身處脂膏不

白遺子孫以此遺之始亦厚矣清身處脂膏不

能自潤後漢孔奮爲始脂膏不能自潤瓦器良

爲司徒司直妻子不折轅車張堪去職乘折

入官舍布被瓦器以中病位汲黯曰公孫弘

羊皮李恂叔英爲兗州以中病位汲黯曰公孫弘

甚多然布被似詐遷徙不過臺衣廉好車馬衣

弘曰誠中弘病也遷徙不過臺衣廉好車馬衣

服鮮明而遷徙去處不過臺衣廉好車馬衣

廉而惟其舍故州傳王陽能作黃金也畏人

知胡質爲徐州子威自京師歸省驅驢每舍於

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縮質曰吾儕祿之餘後威

爲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曰臣無被

巨清畏人不知披絮嘗濟衣乃披絮爲太常以

蓬爲屏風遺絲几清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

半無氈席

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懸魚羊續爲廬江

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懸魚羊續爲廬江

者續懸魚於庭後又獻之乃妻妾布裙吳蔣欽

出所懸者魚示之杜其意也妻妾布裙吳蔣欽

以戰功遷湯寇將軍權嘗入其堂內丹練帳繡

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厨爲母

作錦被改爲幔飲馬投錢有三輔決錄安陵清者

每投三錢宿樹下魏孟康字公休爲弘農太守

郝廉亦然宿樹下清已平賦時有按行皆預勅

督郵不遣迎送探候又不欲煩吏人卒行各妾

持一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傳舍露宿樹下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左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備葬

曰相三君矣而無留犢時苗爲壽春牛酌泉吳

私積可謂不忠乎賦詩曰載土資不飲令人知

之爲廣州酌貪泉賦詩曰載土資不飲令人知

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載土資不飲令人知

載黃土而歸又廉也朔日廉隅清白立

身惟賢所尚貞廉勵俗雖矯何傷當官而行以進儒有委

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稱其貞白常聞於

告以矯誣今見夫砥礪清白風素冠冕榮身水霜

清德素誠不受金馬使馬不入懷張奐為屬國都尉

布烏帳謝尚仁祖為江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

楊秉三不惑酒色財也為充豫四知揚震遷荆

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遺震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人知密

退慙而怒卒遺其子果後漢張磐事孔故吏歸縑

不受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代還乘止一馬

朱敬則為廬州刺史代還送車二乘陸長源清

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

汝州刺史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

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自將蘇瓌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

自以清節進宋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賂

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吏咨其清貫擢

嶺南節度使南海船賈始至大帥必取犀象明

珠上珍而售以下正貫既至無所取事置錢萬

傳重矯激崔戎為華州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

籍所置錢饗軍吾重廉勁辛謹初事李嶧主錢

矯激以夸後人也廉勁毅性廉勁遇事不處

與之法皆導待不過三人裴休嘗至其邑導待不

過三人廉約衣垢弊居一室蕭復衡子生戚里

蓋資性云衣垢弊居一室嫺從豪汰以服御

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搜家人

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本傳

所蓄犀珍投江中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

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召歸至石門盡搜家

人所蓄犀奉身之具止一布囊

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飢寒赴東都掌選

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

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萬番贖為受百番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

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

守清勿憂不遷

敬為吏清白廉謹累歷臺省中終於絳州刺史

其任龍門承年已五十八矣數年而登列岳牧

謂羣僚曰公輩俱守清勿憂不遷俗云雙六無

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新語

清譽儉德時所推伏

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

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一是夷賈輻湊至於長安

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

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星筭十有二歲

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嘗卿起為相時

八十有三

居台席

衣裘茵社十年一易

性節儉衣裘茵

社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

增補之混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

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

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性分不可易

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哀金以贈

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之清

崔陵性介潔矜已之

清白者比肩而立

東夷傳其清德

上言貞觀永徽之間

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崇

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

清約守道

著清

付

三

已六占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約守道為河南第不加飾內無妾媵鄭覃為司
尹治以清淨聞第不加飾內無妾媵空清正退
約位相國所居第行止終始完潔劉瞻為廉
不加飾內無妾媵約所得俸以
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不治產
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止終始完潔李後已致仕或
歷職以清儉不治廉潔無素儲諫公廉潔無素
產及終無以葬已守節清苦孔戣韓愈疏
笑曰不為子孫謀餓死乎曰臣與孔戣
同在南省為珍用山積獨無所取屈突通為秦
人守節清苦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長史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名定不虛特資銀
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資銀六百兩
絲千段元德秀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五十
味而殮吾哀之以戒荒淫不以苞苴汗家韋誥
會佞綺紈梁肉之徒爾者訪諸吏曰參軍裴登樓見人於園有所瘞藏者曰寡義不以苞苴汗
寬居也與偕來說問狀荅曰寡義不以苞苴汗

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饋餅棄垣外自歎故瘞之誥嗟異乃引為判官
楊瑒歷汜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撤婦齋具餅妻偽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
裴垣命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納褚遂王垣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往清其槩
良書孔若思傳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此為多矣牛僧孺不受送錢
更還其半牛僧孺不受送錢韓公武用財賄賂
使者至其家悉收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
千萬不納錢徽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帝善之
使樊澤視其為相身沒無留貲程昇為相身沒
簿獨微無有為相身沒無留貲官第無留貲世
重其朝廷賜輒置軍門石雄臨財廉每朝廷
廉云朝廷賜輒置軍門賜輒置軍門自取
一疋縑餘橐駝駿馬范希朝遷振武節度使邊
悉分士伍橐駝駿馬州每長帥至必效橐駝駿

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庭中樹王義方為御史

結其歡希朝一不納時賈第後數日

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母撓其清

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蔣沈歷四縣令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

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母撓其清

也廨中橘熟納直于官柳玘為嶺南節度副使

官却金幣路隋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

位省郎諸子至徒步趙驊履尚清餽位省郎衣

步人為清吏張立素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

杏美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

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得父清白楊謹於父隆

天也建德遂命釋縛禮為戶部尚

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於謹

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謹於監察御史謹餘太

大理評事子舍人謹名斷帶為炷皇甫無逸嘗按部宿民

無逸抽佩刀斷帶為居室不能庇風雨嗣吳王

炷其廉介類如此子獻歷

官清白居室不立產業李勣卒帝曰勣性廉

能庇風雨本傳謹不立產業令亡當

無贏貲有司還槁梅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

其厚贈郵之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

病取槁梅於厨以和清其身者易使盡清者難

劑倣知趣市還之始蜀吏貪暴琦摘發之無

姚壽下遷益州長人始蜀吏貪暴琦摘發之無

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

石清其身者易使盡清日本遺金帛不納唯取

者難唯壽為兼之本傳嘗使日本遺金帛不納

唯取賤一番為

賤一番為書以貽其副將溪永泰初歷鴻臚卿

書以貽其副云孝子餉練歲凶家窶為受一疋

韓思彦客汴州張僧孺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

僧請思彦為頌餉練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

家曰此孝子練不可輕用羊馬崔從領郵坊節

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餉綾完封不發復韓思
 而厚慰待之羌不致盜境餉綾完封不發復韓思
 淳中家益寔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真清
 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餉綾完封不發復韓思
 陸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創覆州縣殿
 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其疆清某詐清唯景
 倩曰王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船市
 真清王方慶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叟冒取其
 貨船酋不勝忿殺之以清自名簿母盧有賢操
 方慶至秋毫無所索以清自名簿母盧有賢操
 常戒曰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若今為
 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故玄暉所守以清
 自政清毅宋景歷杭相使澤潞不受幣馬仇為
 抱真卒仇持節臨平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兆仇
 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
 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
 清可用也遂以受仇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
 杜暹以公清勤約自將置置為之自弱冠誓不
 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

其子孝友一不所守清約王丘致仕更歷華劇
 受以行暹素志饋室宅童騎收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嘆之廉
 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本傳廉
 儉少所欲使憲忠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師荒沓
 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
 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
 發吾餘奉不患無不取州錢至以州二百萬入
 馬何忍豪市哉不取州錢至以州二百萬入
 私藏楚獨噉豆糜自給章貫之補渭南尉以厚
 自時稱廉潔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
 給不取時身廉不殖貲產張鎰起布衣二暮至
 一廉潔身廉不殖貲產張鎰起布衣二暮至
 產受茶一串陸贄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
 一曰費贄不納止受茶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
 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盧奕謹與及奕三居其

官清節似之 世傳其美 歲滿筭餘一練 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練駕

柴車 去 為吏清而刻於法 郎餘 平生無留蓄 楊元

生無 留蓄 歷三鎮家無產 李夷簡歷三 遺五百練置

之未嘗發 陽城山東節度府闡城義者發使遺

委而去城 置 假官舍以居 五代程光鄴雖貴不

蕭然 僅 蒞官則潔已 柳玘 廉不沾名 上 寧餓死

蔽風雨 韋貫之裴均子持萬練請讓先銘荅曰吾寧餓

以詔書褒廉吏 五代明宗以詔書褒廉 為政以

廉聞 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

宗下詔書褒廉吏 普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

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塘為首 五代史

未嘗改治第宅 僅馬敞弱 李元紘再世宰相有

子之德何 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

尹召坦立堂下曰 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

必剝下以居 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

家不若恣其不道 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 素

清正 李朝隱擢大理丞武三思誣五王鄭愔請

貶嶺南醜地 韋巨源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

所干請 曳去之 睿宗聞而嘉嘆 治廣有清節者

三人 盧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兼水陸都會物

法遠俗為安 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

法遠俗為安 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

節者宋璟李朝以清毅聞齊澣為汴州刺史地
 隱與三人而巳當舟車湊集事浩繁
 前刺吏數不稱職唯倪若水
 與幹以清毅聞吏民頌美
 紀汨廢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
 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
 雖酌貪泉庸雖酌貪泉庸
 易吾性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
 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
 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益
 以廉平自勵郭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者九年
 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
 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
 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率以家貲求刺史循廉
 平自勵民甚賴之五代
 之吏如延魯之徒誠難得而可貴同職於自莊
 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
 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

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大
 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功不得聯職正觀中制大功不得聯職賈敦願
 其兄弟皆廉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以
 謹許同職受酒一盃李素立為澣海都護夷
 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
 一孟餘悉還之舊史
 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
 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舊史
 清清
 白箴許圍師為相州刺史
 部有受賂賜清白箴事具刑部贓賄門注
 貪濁
 白政以賄成 賄賂公行 府貪以敗官 為墨
 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子產作立賦國人誦坐賊倫受賂張武為郎中
 之渾罕曰君子云云受賂文帝

賜錢以行賂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公苟得

愧其心見上令自為計薛宣字貢君為馮翊謝

游皆貪猾不進宣得其罪賊察湛有改節敬宣

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賊與湛令湛自圖進退

甚即時解印欲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名儒賜

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遊得換亦解印而去賜

錢皇甫嵩義真為吳州牧吏有罪不罪吳祐季

東相嗇夫孫性受賊布衣與父曰君如此何

忍欺促婦罪祐曰觀過知仁使婦其父還以衣

之賜貪利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楚文王汗

吏孔納賂崔湜與鄭愔同典選衰甄財貲擢兼

南尹哀甄財貲極老而貪度使入辭請門戟十

嗜欲適幸其時賜錫錢二百萬官子元吏受縑

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老而貪吏受縑

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

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

受賄死固所宜陛下以計冒沒于財李夷簡京

給之所謂罔人以罪帝悅冒沒于財兆尹楊憑

性驚佞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為屬

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

簡賜誅斂崔寧為成都尹寧見蜀地險饒於財

金紫誅斂而朝廷不其有紀乃痛誅歛使弟寬

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貪吝苟得嚴礪為山南節

苟得士民猥屑相稽王縉性貪冒縱親戚居姑

不勝其苦猥屑相稽納財賄猥相稽若市賈

冒猥無廉槩楊漢公治荆南有貪賊宣宗擢為

廉槩不可處近輔同州刺史鄭裔綽奏漢公冒猥無

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容可舉

帝志見頰間賄餉狼藉宋之問中宗將用為中

知貢舉時聚斂固寵劉蕡策貪臣討石國高仙

賄餉狼藉聚斂固寵討石國高仙

信

人貪破石國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鉅萬之清白名

杜淹始典二職貴重於朝巨匱裁竅王任當其

矣而乏清白名獲譏當世巨匱裁竅王任當其

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謝日月不闕為通饋

謝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鬻官射利李訓性資

權寵專鬻官射利賂帝親近饋參外示嚴畏實

賂帝親近為間故冒進忘廉盧懷謹曰比州牧

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

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忘廉亦何暇為陛下

宣職郵徇貨培貲又曰竊見內外官有賂餉狼

人哉遷復還為牧宰徇奢肆不法射巖顧天子荒閣

且以政委已乃通遺明珠文犀金寶丘和大業

太守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以貪冒聞長孫順

受賂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

厚至矣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

貪暴陳子昂解官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

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冒于權利宗

客坐貪賊江夏郡王道宗授鄂州刺史久之坐

若林如使輟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

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觀不度采絕域之玩

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廩賜多而索

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索

謝錢七十萬李義府召長孫延謂曰吾為子得

七十萬楊行穎白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

其賊詔訊按有狀去貪臣聚斂之政上易蠻金南蠻傳

之害策劉黃去貪臣聚斂之政上易蠻金五年南

之害策劉黃去貪臣聚斂之政上易蠻金五年南

詔回掠雋州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猶
 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
 南詔盡殺戍卒而多私所聘許敬宗饗沓遂以
 士珍遂臣于蠻多私所聘女嫁蠻酋馮盎子
 多私所聘有司劾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既主選
 奏下除鄭州刺史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既主選
 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既主選
 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哀積無厭南蠻傳
 治中州哀積無厭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
 私賄以百萬計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延齡以國
 受賕而縱免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以受餉見
 大壤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以受餉見
 疵贄曰子貢孔門高弟而貨殖韓安國獻橐裝
 之半蘇逢吉同平章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
 之許以楚至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造人求
 半獻之而不得州五代史漢臣傳吏有犯贓輒

實之死明宗吏有犯贓輒實貨賄上行則賞罰
 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
 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
 釋罪賞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
 獲稱才智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
 陸贄奏議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
 贊皇公貨殖論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
 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
 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
 祀不掩豆公義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公然白日受賄賂不敢語晝臥涕泣何九瀾韓
 信問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苞苴陸贄奏議
 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鞫其姦賊無不狼藉信問
 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
 於是職司失市權鬻官謗者謹譁貨賂市權鬻
 序固亦可知

見唐書

上

東

官諱者
謹諱

公政

自守政至公 未嘗至於偃之室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不賞私勞** 不伐私怨 **中立不倚** **我心匪石不可轉**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 語 **抱公絕私** 尹翁歸 **不受謝** 漢張安世嘗有

大恨之而 **又** 晉羊祜字叔子不受私謝不可干

不為通 **以私**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邑子既 **朱邑亦不可交以**

去曰此賢不可干以私也 **私** 祁奚舉解狐其及後漢橋玄與陳琳有隙

不謝恩 祁奚請免叔向叔向明為公也 **又** 後漢

字孟博嘗繫獄尚 **不謝** 人問之滄 **免** 後漢

蓋勳初為漢陽刺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

乃語勳曰秦與正和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吾為梁使君謀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議刑為國非為私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資劉放問之大臣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之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過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心似秤不能怨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有補過復位之望也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亮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有補過復位之望也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亮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與於太祖

三百沒齒無怨言也
投書任棠為太守有人面折

官長汝南太守歐陽歆臨饗衆出教曰西郡督

案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觥歛大慙不恨刻

已於斜谷得其書奏太守并刻騰帝寢之無恨

念稱高不發私書齊南守荆人遺弓不素曰荆

人得之何求焉孔子曰去荆可也老聃聞曰陳

泰字玄伯為并州京邑貴人寄貨因泰巾奴婢

陳蕃字仲舉為安樂守不發書及懲悉還之也

多豪傑閑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後漢

蘇章字孺文

遷興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

意甚喜曰人皆有一天我有二天章曰令夕蘇

也振弊捉私弊捉私號為清嚴官人奪民

田卒與民直張仲方補全州刺史官人奪民私

事不敢白召封倫楊素舉為行軍記室泊海上素

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為未嘗引用親黨實易

公潔自喜方執政弗以私害公敬晦然持重

李朝隱遷長安令成安公主奪民困不酬直朝

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傍辱之封常

清為仙芝節度判官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

走

馬突常清駟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
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
蕭廩遷京兆尹田令微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
勢倖王徽擢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治弟侵冒
及見常清澤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
蕭廩遷京兆尹田令微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
公事公言宋璟張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
私見法也盧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
無私也盧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
不敢干袁滋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
其法不署我守者公法徐有文備同按獄誣有
請滋終我守者公法徐有文備同按獄誣有
不署我守者公法徐有文備同按獄誣有
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制曰
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
功為獄常持平小選褚翔啓小選公清不盡公
守正全活甚衆小選為請囑易意號為平盡公
不顧私蘇頌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
公不顧私則今楊綰造之者欲干以私
丞相為過之楊綰聞其言必內愧止
吏久從政
白漢為吏長子孫因以為氏倉氏吏三載考績
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安全長吏黃霸
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
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
賢或不如其故益為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
賈簿書盜增秩賜金漢宣吏有政績者不即移
財物也增秩賜金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

記言

五

東

其化故人皆勵精職滿乃得辟後漢左雄奏稱
 為理百姓安富也職滿乃得辟後漢左雄奏稱
 白從者寬其資斧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
 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宦豎用權不
 省盧懷謹曰遷之知吏之不遠不究其力輸處爵位
 以養資望此國病也漢宣綜覈名實黃霸良二
 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
 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
 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表祿秩降
 使臨問望書慰勉馬周曰藩國遂貽子孫世守
 須公卿闕則擢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
 其故竊惟陛下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
 守與國無疆也臣出入八年韋綬為翰林學士
 以安存之富貴也出入八年每入直踰月不得
 何以必使世官也出入八年每入直踰月不得
 休以老母屢丐解職每請帝輒劉祥道陳六事
 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劉祥道陳六事
 五日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
 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

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
 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以息迎新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崔損
 送故之弊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崔損
 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崔損
 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特祿然其遇彌渥卒
 不易所職勞增秩而巳卒不易所職刺史非
 三載以上不一劉知幾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
 載雖速遷者亦待於三年此先刺史縣令遠
 者三歲孫樵音褒成驛號天下第一而蕪荒不
 耶有老駝笑於傍曰賓客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
 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首有不利於
 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矣
 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
 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也

安人得人心 九

自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書人心惟危 危則還定安集 鴻鴈美宣王也萬

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保氏 周禮保氏以道教

曰唯此哲人謂我幼勞 安則保息 養萬民曰

安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保息 養萬民曰

慈以紓吾民 視民如傷 傳按堵 漢高入關吏

嚴教吏謹待遇無令失職之業 宣詔二老者安

之論願為僵仆 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懸

仆無所老小扶車 韓延壽弃市吏人數千送

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 趙廣漢為

吏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 衛卒請留 蓋寬饒

代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願 衛卒請留 左遷衛

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拊循歲盡交

代衛卒數于皆叩頭自請復留共卒一年以報

寬饒厚德以借寇 寇恂子翼為河內太守後欲

是顯名也 安作 廉范叔度為蜀郡先時蜀郡多

欲更借寇 安作 廉范叔度為蜀郡先時蜀郡多

相屬范至不令禁火但嚴水備百姓安富歌之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

五徵租不當免 倪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闕狹

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失之大 渡使者車 侯霸

家車牛小尹詔徵百姓使君去必死 復見太

留相戒乳婦不舉子曰侯君去必死 復見太

平官府 姜暮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撫和戎

落得其歡心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

卷之四

七

稱有恩裴子餘遷冀州刺史治稱流聞嚴綬尚

稱流人人喜悅令狐楚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

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安西酋長

以仁惠鑄論人人喜悅遂為善心務面哭送

務面哭送郭元振為涼州都督睿宗立召為大

壺漿歡迎中爭節下王門關去涼州猶入百里城

欲粟賤追李峴李峴出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

與誣曰欲粟民擁留于道崔戎為華州刺史徙

賤追李峴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

時詔使尚道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巧戎還使許

二戎志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

及乃止人聞其至歡迎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

本傳人聞其至者老叩閣願留崔彥昭河陽節

歡迎之諸部多犯法彥昭無循有威惠三遮道攀號

郭延魯累遷復州刺史吾魯嘆曰吾先君為心

忘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道截鐙留鞭

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截鐙留鞭

開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新牧

以其事奏之有脚陽春宋景鏡俱州刺史歷

朝廷加獎有脚陽春杭相二州歷洛州刺史

所至有惠政人號有送者千數裴守真累成州

嚴吏民兩懷之徒寧州吏民懷愛裴懷古徙并

懷愛召羽林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所至吏民

攜扶老稚出迎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眾得

人心類如此

如此

遺愛 生祠 配社附

白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杜詩

亦有遺愛人歌之曰云云南陽悒然不樂思我劉

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劉陶為順陽長病蜀諸

葛侯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

葛侯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

美名過其實也葬桐鄉答辱人後遷大司農囑

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桐鄉人愛我子去官不

受遺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一老

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中狗不吠垂老

遇明聖聞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

之歛馬牛追送後漢孔奮君魚為始臧長被徵

相率賦歛牛馬器物千萬追生祠于定國字曼

倩于公為縣獄吏決獄白馬從事後漢鄭眾為

單馬譬降鬻山人為張奐為武威任延為九真

並立祠號曰白馬從事荀勗為安陽令有石

儀令弟義為廣都長並立荀勗遺愛立生祠石

相祠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配社樂

公社漢藥布為燕相燕齊間配食縣社後漢甄

孝早卒北海相孔融恨神父宋登字叔陽為汝

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圖畫儀晉陸雲為浚

稱神父遷潁川守市無二價圖畫儀晉陸雲為浚

道不捨遺汝陰人配社祠之圖畫儀晉陸雲為浚

道不捨遺汝陰人配社祠之圖畫儀晉陸雲為浚

姓追思之圖畫**孔古遺愛**崔琳天寶二年卒潘
 形象配食縣社**苗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美**呂諲**為荊州
 也**苗晉卿**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徐申**自至德
 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謹最有名荆人生**徐申**為
 創房祠及沒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李綰**為
 州刺史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李綰**為
 請為生祠申固避觀察使以狀聞**魏氏復為立祠**
 有仁政縣**狄仁傑**人為置生祠**魏氏復為立祠**
 仁傑為魏州刺史民**來瑱**以梁崇義為節度使
 愛仰之復為立祠**來瑱**既而為瑱立祠
 四時**郭震**治涼五歲河西**立遺愛頌**宋璟廣人
 致饗**郭震**諸郡置生祠**立遺愛頌**為璟立遺
 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
 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諛者欲釐
 正之請自臣**肥鄉民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
 始有詔許停**肥鄉民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
 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
 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

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
 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居意公為古人
 今幸親氣所以來**帝為製遺愛碑于蜀**崔圓兼
 景駿為留終日**帝為製遺愛碑于蜀**崔圓兼
 度使肅宗立命與房瑄韋見素赴**袁滋**徙義成
 行在帝為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袁滋**節度使
 居七年百姓**章丹**為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
 立祠祀祭**章丹**為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
長老守闕頌遺愛長孫操為**人指樹而懷之**吳
 為京兆尹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
 非九衢之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
 人指樹而懷之舊史

教化

觀民設教易德博而化易爾惟風下民惟草
 草上之風必偃語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不從

上命從士政由俗革道有格其非心風以動

所好也之教以化之序汝墳道化行也于文王之化行翻

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注鶚改

人從敬敷五教司徒掌十二教則人知以度教節

教化則脩其教不易其俗禮教官之屬徒大司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禮入其國其教可知禮成人

有兄死不為縗子臯為宰乃為縗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敬教勸學衛文楚俗

好庫車史孫叔敖為相王以庫車不便為欲下

閭里使高相乘車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風

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

俗移人漢刑法志性相近習相遠言人同稟五常之

習異漸積而文翁化蜀者比於鄒魯揉曲木者

不累月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

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從

臣弘尚竊為陳和睦之義廣漢患其俗朋黨乃

構會吏人令相告許由是為俗人多讎怨及韓

延壽為潁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召郡中長

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謠俗為陳

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為便可施行

及其迹而大理也閉閣思過有以弟訟田延壽

曰是教化不行遂閉閣思過陳元不孝仇覽一

問田者髮鉗謝罪以田相移陳元不孝名香字

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

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毋守

卷之六十五

三

寡養孤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於不義母聞感
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爲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乞詣廷尉春到來陽民有蔣
福之弟爭成孝子對之歎曰教化不行罪在太
均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
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
省俸助婚好無適對匹延移書令男年三十至
五十五女年十五至三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者
長吏已下省奉賑助之是歲穀稼豐衍生子始
知種縣官不可入有爭訟者矩提耳告之以忿
悉可忍矩字叔方民不爭訟者矩提耳告之以忿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
化馳如神四誠爲設四誠以定交親長幼之
禮導教化者擢鬻羔豚者不飾賈路不拾遺
爲鄉三老也

子與聞政 答訟主 田叔爲魯相初到民訟主取
之三月大慙 先訓 魏霸喬卿爲鉅鹿掾吏有過
而還財也 先訓 魏霸喬卿爲鉅鹿掾吏有過
皆懷慙息訟 借牛 魯恭仲康爲中牟令亭長
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 吏受米肉 卓茂子康爲
人泣亭長於是請罪 吏受米肉 卓茂子康爲
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人之 和解 吳祐爲膠東相
情也不當彊耳 杜畿伯侯爲河東守有訟者身到問
里和解之 諸伯 陳大義令歸詆思之自後少爲
民化其德 諸伯 陳大義令歸詆思之自後少爲
訟者 茲吏復職 高柔文惠爲管長茲吏 止訟上 劉
真長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快歎曰
居下訕上蔽道也上雖不君下不可失禮寢而
不自刻責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負又壽
爲穎川人家嫁娶喪祭禮使諸 又壽 穎川人感延
生皮弁執俎豆爲吏人行禮

見下

三

馬下里偽物者 **劉饒以蒲鞭示耻** 平化侯 王莽

皆弃之市道 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下 **以文雅粉澤**

車以楮汚其衣莽悅封平化侯 **兄弟相訟飲以乳** 韓

負半千不顯任使常以文 **兄弟相訟** 累年不決思

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 **兄弟相訟** 累年不決思

彥巡察劔南益州高贊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

彥救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有相泣曰吾乃夷

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 **開陳經書** 王義方賤

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開陳經書** 王義方賤

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蹕立人人

悅 **敦勸生徒** 韋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

順 **敦勸生徒** 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官畫

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 **磨治洗汰** 元濟禽

自為贊敦勸生徒 是化 **磨治洗汰** 元濟禽

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計獲戾有

夷貉風摠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

政化清明 顏泉明肅宗拜泉明野令政 **母子**

變 **政化清明** 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 **母子**

相訟授孝經 韋景駿為貴卿令有母子相訟者

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 因嗚咽流涕

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

為孝 **立學官講誦** 曹華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已

子 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

子 祠立學官講誦 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

就諸生 **仁化大行** 止惰游興學校教種茶麥仁

仕諸朝 **仁化大行** 止惰游興學校教種茶麥仁

行大 **俗為之改** 中野豫教埋斂俗為之改 **風俗**

翁然為變 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

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 **著諭蒙書** 仇

設條教辨告督勵風俗翁然為變 **著諭蒙書** 仇

授醴泉令縣多蠶捐數犯法仇為著諭蒙書十

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鄰授

之使轉 **用儒術教其俗** 馬

相教督 **用儒術教其俗** 馬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四十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四十一

禁俗忌 一

不拾遺 二

不求備 三

推美下吏 四

敝政 五

譎政 六

政不一 七

暴政 八

威名 九

令典法 十

訟革 十一

易官吏 十二

省官 十三

勤官 十四

守官 十五

曠官 十六

弃官 十七

拜官 十八

辭官 十九

換官 二十

屬吏 二十一

同官 二十二

故吏 二十三

禁俗忌

諸禁令附

自殺子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日生子及與父母同日者悉殺之奐嚴賞罰

重殺子之令

賈子賈女

後漢賈彪字偉節為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

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民養子

者僉曰賈父所生男名曰賈子女名曰賈女耻

病後漢鄧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羌胡約病死

每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縛

束不與兵刀使醫治療

禁漁採

兼并商部禁採珠

愈者非一小大感悅

禁珠禁弓弩王曰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人

自備而抵法是奪

不舉子

王吉為沛相人生子

民救也弘詘伏之

鄭惲文公為下蔡長民生子

相活率不舉惲重設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

禁淫祀

西門豹禁河伯娶又伯魚為

鄭為字

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

又

牛不薦者病先為牛鳴然後死倫禁斷

又

又

叔元為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恠人破黃祈禱

又

又

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剪治姦巫遂絕

又

又

百姓神娶

宋均叔庠為九江守浚道縣有唐后

又

安之

為公姬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

火禁

安作

見安

風俗薄惡

不知教

人見安

風俗薄惡

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

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辨具乃始發京至假車

大節

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
名曰出孝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
田弘正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生
至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
玩僭侈者即**行盜**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家
日徹毀之為辨具謂之起盆後**禁為浮屠死**
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盆後**禁為浮屠死**
為解索喧呼疾鬪宙至一切禁之浮屠法者死不葬
不葬宗室高檢校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
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
百頭習食齒頰為人患吏不敢禁嵩至遣捕
群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不拾遺

自何竝為長陵令路不拾遺 劉矩為雍丘令

有得遺者皆推尋繫樹魏郡原得遺錢拾以繫
其主而還之後漢繫樹樹枝人以為神人繫錢
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守劍**後漢王烈在鄉里教
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得之盜曰我將改勿使主烈知也烈聞遺布一
端後父老遺劍於路至夜尋求見一人守劍於
路問之乃**遺裝**益部閭憲為縣竹令杜成夜得
昔盜牛者**遺裝**遺裝詣吏曰縣有門府不能慙

牛屬稚子王渙字稚子為溫令清商人露**裝**
心宿於道放牛者輒云屬稚子

付樊父樊曄仲華為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
行族至聚衣裝道旁云云以付樊父

孔還拾袍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
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道中行十餘里乃

可還取之既而得袍**道不掇遺**東夷列傳高
取嘗殺牛馬者沒為**令行禁止**郭元振治涼五
奴婢故道不掇遺

畏慕令行禁**郎餘慶為萬年令**道無**道不舉遺**
止道不舉遺

闕稜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齋金**
按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

一囊阿陵國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
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行者趣

紀六古四
三

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
羣臣固請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
請乃斬指以徇大食君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南蠻

不求備

尚能拜起

黃霸為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

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

書無求備於一人

語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語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祖愛其才

漢張敞為京兆尹為人輕媚為戴令曰

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

董仲舒云取人

不求備

房元齡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片善片能

陸宣公奏議錄

片善片言以盡羣材焉忘無責人於不逮同上

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苟有所長必有所短同上

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苟有所長必有所短同上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

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

無不棄求備則觸類皆棄同上曲成則品物不

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造次求備

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騏無失性造次求備

曷由得人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體

全德賢之為用猶有一造次求備曷得人之不以求

備取人賤論者稱為良相焉舊史房喬傳

推美下吏委下吏附

張湯為廷尉奏事即譴湯摧謝注上有所譴即才折而謝之也嚮上意所便

必引正監掾吏賢者因為臣議如此上書臣不
 用愚抵此注言不用諸掾語故至此罪當原即
 奏事上善之即曰臣非知此奏乃過如某
 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遂辭讓推
遂推美於王生 遂見上問何以為長者之言
 而道之曰臣議**不奪縣治** 薛宣貢君為馮翊得
 曹王生教臣耳**推美** 陳寵為太守威聲大
 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推美** 行入守司農和帝問
 治奪賢令長名也**推美** 行入守司農和帝問
 何以治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承掾**
 主簿譚顯拾遺補關臣奉宣詔書而已
 任此承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黠羗旅拒此
 乃太守**下教委任** 王棠敬伯為汝南守下教曰
 事耳**下教委任** 古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
 憲章朝右簡核王職委任功曹陳蕃**坐囁** 南陽
 臣政治務拾遺補關任主簿應嗣
 成璿任功曹岑暉人歌曰南陽**汝南太守范孟**
 太守成公孝弘農成璿但坐囁

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宗資任功曹范

呂虔 字子恪為

徐州刺史委

唯主盜賊

孫堅文臺為長沙守勅

別駕王祥

盜賊付

某掾鄉所為

趙廣漢二千石推功美於

所及發於至誠

責大指不苛細

海守舉黃老為東

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

吳黃蓋

字公覆為石

不苛細卧聞問而理也

吳黃蓋

字公覆為石

主曹教曰若相欺終不加鞭初皆畏怖後以蓋

吳黃蓋

字公覆為石

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按得其姦情殺之縣中

吳黃蓋

字公覆為石

震

貨賄獄訟一切任

五代裴迪判官太祖鎮宣武

四方常留迪以貨調兵賊太祖乃勝門以

常備屬

兵

僚或知故實

以吏事委長

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

選將俟後人謂華常備屬僚或知

以吏事委長

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

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

以吏事委長

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

史司馬

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必歸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

功於下

王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

敝政

自浚恒凶

周易以深刻為常也

不迫率典

不躬不親

杼軸其空

徹我牆屋田卒污萊

不勝其敝

政散民亡

事充政重

政不率法

而制

於心

苟簡之理

苟於權利簡於仁義

政以賄成

而刑

放於寵

巧法折律飾文增辭

貨行於言

成於手

後漢書

刑肅而俗敝

布常無藝

藝法也

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殫餓死

神怒人怨

上下相蒙

政勿鹵莽

莊子

無惻隱之實

商君遺禮義

賈誼曰商

君遺禮義弃仁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許語注滅天理而窮人欲 愚弄其民

官邪

讒慝弘多

慢令專政

張湯每奏事至日

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與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絕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又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數年一切為小治獨宣以請寄為奸

請託

謝錢

用小人

公孫贊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

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不信吏劉類為弘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不信吏 農守每遣大吏出使廉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云 不聞問夜使幹廉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云

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多寫孝經

曰聞者闊然久不聞問助謝罪乃欲多寫

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不從詔責之

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勲諫不從詔責之

官無所建明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遺物以自容

名益釐補穿敞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遺物以自容

處可諛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革訛止弊

刺史廳記豈待守臣施指香案爐百司不可使

諸政術而革訛止弊手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

一曰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

不治飾何由復新潭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

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斬此本于

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

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韓文論弛張由於下筆

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帝典

理革前敞陸長源上宰相書

請政

白鈛笏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谷朐黨廣漢

京兆善為鈛鉅以得人情嘗召亭長界烏攫肉

土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黃霸為潁川遣吏按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

旁烏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甚苦食於路乃為

烏所攫肉吏以爲霸盡也

知其行止事不敢隱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者其煩博見其

癩問之尚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焉

欲酒御耻不取拭用能自效不且懼對曰必死

博勅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爲耳目

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

取受欺謾當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

敢差耳目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借死

跌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

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

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

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

狗軍 晉文公諂而不正語把其陰重罪王温舒

吏把其陰重罪羸服察俗當羊續與祖為南陽守

縱使襲吏之姦而貪絮良猾盡皆知之也諂數王

侍童子一人而已范寧為豫章守欲進

為洛陽令能以問吏所聞十五議曹下屬縣採

諂數發摘姦伏示人以詐無恥免

風俗吏假歸還訊問所聞示人以詐無恥

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不可欺也任詭諂佛

而無出竒諂示下不可欺也任詭諂

軀汗流劉玄佐加沐宋節度使沐有相國寺或

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爽

止籍所入得鉅萬因以瞻軍其權諂類若此爽

輔之勲垂于史冊馮用之權論昔晉文公見天

之勲垂于史冊無名書內韡中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韡

怪上肆騁諂怪政不一七

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肆騁諂

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眾人以為神明肆騁諂

白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土為謂七年

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季文子謂晉政多

門朝夕改國不堪貳政眾而惡國政令

無常尉入臺多而縣辦多實懷貞武后時政令

御史者眾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政出多

答曰佳吏在使徒去故辦聞者皆笑政出多

門大亂之漸魏元忠輔政譽望大減陳郡男子

亂之姦詐起而暴亂生得言事乃上書曰政不

漸姦詐起而暴亂生得言事乃上書曰政不

漸姦詐起而暴亂生得言事乃上書曰政不

漸姦詐起而暴亂生得言事乃上書曰政不

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州無他門人子駿善政述人無所知教盧

措劉蕡制策法出一中外之法同法宜畫壹官

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或立南司北司之局犯禁於南則亡

命於北或正刑之外則破律於列士惡多門甫杜

中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詩石硯朝廷多門仍亘乎晉魏廟上太時既政出

多門遷除甚衆史舊申畫一之法柳澤詣闕上疏

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紊亂前朝陛下初

即日已來又令叙用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惟陛

下熟思而察之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則天

下之化又無政禁不一劉黃

間焉舊史暴政酷政附

暴政酷政附

白暴殄天物以蕩陵德慢神虐人不戒

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孟

朝令暮具苛政猛於虎上慢下暴敷虐

於百姓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惟威惟虐

依勢作威報虐以威滅德作威以民為

土芥殺人以逞不教而殺束濕如東濕薪

一怒寧值乳虎不重足一迹入畏蒼鷹都為蒼

鷹法令嘗密矣然姦愈甚上下相遁也遁武健

嚴酷鷹擊毛鷲義為理足吾事矣王温舒為河內

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

郡追求賦會春至温舒歎曰使冬月益展一月

大

足吾猜禍温舒為中尉召猜禍吏任屠伯嚴延

事矣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

張敞書戒之答曰莠盛苗穢不可不除毋掃墓

待戒子尹賞將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勉思功

起地曰木杵門見酷吏刺骨吹毛文深趙禹

湯枹鼓不鳴董少平後漢董宣為洛陽令婦人

升樓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

杖撻之魏劉頴為弘農守過無大吏報使小吏覆

佩韋西門豹性嚴急去儒吏朱博所在輒罷

文儒吏時有諫奏稱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

也急刻少恩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

損操下以嚴王猛吏奮毒急政破資宋務下

厭其苛潘好禮喜察細所至務為威烈李紳所

威烈或陷暴刻故雖土囊斃親吏孟簡及出山

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

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閔通闔侍

追還以土囊斃之暴橫少恩于頓改蘇州為

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

始足下効我大理卿為陝號觀察使慢言謝緯曰

河府政苛細請移散官杜羔元和義方租賦

不時繁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

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剛猛立威劉

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本傳

節

治宣十年第以剛猛下有犯雖絲毫皆不肯貸

立威官吏重足一迹下有答殺金吾吏

辛雲京治謹于法下有所鎮李正已政令嚴酷

犯雖絲毫皆不肯貸

小罪答殺政令嚴酷

金吾吏政令嚴酷

脅汗士眾其妻子有謀順者類族其家以故能

傳三世云眼中拔釘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

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人以

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人以

目相謂暴人以目相謂以峭法操下以峭法操

下所至治猛法少

恩人往往陷非法

威名 明察附

威克厥愛允濟 尚書言威勝 畏威稟命 傳 程

方進 于義字仲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

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守盜十王尊為安

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職甚勞苦太守以今

日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無妨賢路孔子七

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貪污一郡

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 霽威嚴 魏相為揚州

輔死盡得狡猾威震郡中 霽威嚴 刺史按治郡

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深知弱翁

行直方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

能相善其言為 威信叛者 姚期次公為魏郡守

霽威嚴霽止也 熊求得陸詣郡陸愧感自殺 以一警百 歸治

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 識

柳樹之陶侃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

出行縣時有所取以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柳樹之陶侃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

柳樹之陶侃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

柳何因盜解印朱穆公叔為冀州刺史與部令
之施惶怖解印長聞穆濟河解印綏四十餘人
矣。○不避蒙疆剛亦不吐柔亦不畏疆禦豺

狼當路張綱劾奏斂手以避鮑永為司隸鮑恢

戚且斂手以避二鮑違疆陵弱非勇疆項董宣少年為洛

奴殺帝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駟車收格殺之主訴

於帝帝欲筆殺之宣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

疆伏宣手據地不御前呵囚虞延為洛陽令陰

俯因曰疆項疾就客馬成為姦盜

帝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

西成欲趨東延執之曰爾久依城社為巨還州

檄橋玄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救之刺

竟下蒼鷹郵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令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反不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尚君子命

以防欲命教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言嚴令尚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示民知禁禮周國禁苟臨人之有

失則雖令論時令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禮

知防禮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禮先甲易先

謂出令也日後甲三日先庚義同后以施令告四方易事

不再令發命之不哀遽令驛馬懸教象之

法于象魏屬民而讀邦法布德和令禮從其疆

令 吾令實過 憲令 君之無遷令 莊孔以威

肅聞 李襲譽為人嚴 權威 縮氣 魏暮遷御史中

杜中立 竊賊 豪右畏戢 韓依遷桂管觀察使會

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飲使至鄉有豪猾厚

鄉豪責以撓法咎其肯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

韋湊 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

杖殺之遠 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 尹思正授

近稱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 摧擿姦伏 宗室

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 崔隱甫御史大

伏無留隱吏下畏之 威名赫然 夫隱甫始一切

御史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

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

側日威 草木亦知威名 張嵩福為濠州刺史召

名赫然 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 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頭上

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本傳 頭上

尹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

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閑旬宿姦老蠹為斂迹

一 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

頭上尹邪 惡少望風遁去 李紳為河南尹河南

擊大毬尹官道車馬不敢 批薛懷義頰 蘇良嗣

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批薛懷義頰 遷文昌

左相遇薛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

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比門彼南衙宰相行

來無 官下肅然 柳仲郢擢劔南東川節度使大

制仲郢因事殺 榜死巨猾 王式餘姚民徐澤專

之官下肅然 榜死巨猾 王式餘姚民徐澤專

皆榜死本傳 豪右斂跡 韋澳繫帝舅主 疏吏

惡榜之里間 王潛更節度荆南疏吏 渠凶宿狡

惡榜之里間 王潛更節度荆南疏吏 渠凶宿狡

說

三

節

不敢發鄭從謹為河東節度渠凶宿狡不豪猾

屏息李頻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藉神策軍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悍然出入閭里頻密

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嚴挺之改濮汴

史所治皆威嚴杖殺張易之奴魏元忠檢校洛

吏至重足脅息摧姦抉隱李勉調開

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誅真源大吏張巡

甚元忠答殺之權豪憚服治

水陸一都會俗厓錯號難治治

勉摧姦抉隱為有名本傳治

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

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救餘黨

莫不改威聲風行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

行遷善威聲風行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

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白死後廷芝

諭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烏擇良子弟

以代於是大猾閉門自斂王忠嗣試守代州別

威聲風行大猾閉門自斂王忠嗣試守代州別

法敢干鉏滅姦吏十餘輩崔戎大喜捕殺倡大賈劉

龜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

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編

亡吏跡賈捕刻得約女狀而遣陰以遺刀易一

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

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

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宿弊溫璋歷京兆

宿弊豪疆犯法未嘗輒貸王播為發擿隱微

張亮為政多伺察盜發三日內必禽蘇良嗣政

發擿隱微示神明見惡輒取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

禽號稱神明見惡輒取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

飲三斗塵無馭吏整嚴蔣欽緒精治道馭吏追

逢權懷恩馭吏整嚴蔣欽緒精治道馭吏追

集男女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王

刀殺張迪却內刀鞘中至明店主發有人取王衛

狼籍拷訊貞苦毒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坦

覆年八十餘晚放出密覘之曰媪出當有人

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

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問媪使人似何推勘如

是者三日坦追集男女三百人與迪妻溫殺有

語者餘皆放散問之其人服云與迪妻溫殺有

實乃賜坦除侍寡婦告子不孝雖往來食飲省

御史朝野僉載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

治不少廢繇是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母

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

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

按問乃與婦私不得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嚴

遲傑殺道士內于館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嚴

明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吏氣奪號神明

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精裁遣

偽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吳湊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更簿領每有疑獄

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欺湊叩按

一視凡指搥盡中其弊初無留此處事精明皆以

思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造如此

為神姜晦處事精明私相屬居官精明移司農

吏不得為姦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

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察

無遺私李巽銳於為治持下以法府吏有過秋

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決事明當李臨下明

李晟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明簿最下無

某長于是雖斷養小善必記姓名

給李澄力于治有任事雖武夫而曉吏事安重

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

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立曰不

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剖
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五代史
析如流王播充諸道監鐵轉運使雖案牘執
牛依婦家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犂牛依
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因令左右
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所來婦家
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
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
以此牛還婿婦夜宴娛晝決事李適之夜宴娛
家叩頭服罪晝決事案無留

典法

慎徽五典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雖
施典於邦國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法

則以馭其害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周禮盡在魯矣 公之典在 紂屏弃典刑

典法 非訖於威惟訖於富 制事典趙宣子

也 薦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能用典矣 典法

無更莊率由舊章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代

不起於盛時叔向與子產之書云云藏在盟府可以覆視也汝司

與之後籍謹爾侯度 公共理具張釋之曰法

法為畫一 法有起姦 夫魯有初禮採周之

舊傳 明練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式遵舊典朱

之制立廟議祖宗編之於令柳宗元駁復讎議編

以濟斯民李翰嘉興屯田頌序聖上旰食宵關

典咸備舊章悉舉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決綻補

章悉舉寢滅韓文王政不增損號稱詳衷鄭餘慶

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

詳裁訂正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凡增損儀矩號稱

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慕周

泐革

夏倍虞官禮有虞氏官五十夏修廢官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書華已日乃孚易人可與襲常難與適變

政出俗革 利百法變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 新意相泐不改也適道在權救時法宜改

度義有所貴便宜寧辭商倍夏官亦克漢循秦

政不苟廢置之合宜信泐革革故鼎新惟新是

圖何常是宜捨魯未可夫魯有初採周孔傳

奕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

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

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

民知盛德之弊法李翰五等論琴瑟不矯弊之

政張曲江集勅處分縣今弓之高下者抑舉琴

瑟之不調者更張宋齊以降繼躰承祧者績緒

孔傳

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
更張此亦天道也贊皇公宋齊論

易官吏

漢文時居官長子孫以為氏倉氏度後公卿是也

以下轉相促急吏易政事或居官數月而退迎

送交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已上主嘉上疏

云尚能拜起黃霸不欲數易官吏穎川時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尚能拜

起重聽何傷所易新吏未必賢送故換縣薛宣

迎新所費甚奸吏因絕簿書盜財物換縣薛宣

粟邑令尹賞久在郡用事粟邑易理宣奏與恭

兩縣皆理而滕薛大夫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易置盧攜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失守

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為鐸政所任者悉易
置內阿田令改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
惡

省官

審官詩官不必備惟其人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也 冗負 官事不攝管仲損不急

之官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拊養戰士省西曹魏志毛玠為司空丞

相東曹掾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

於西凡人言先東東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

則吏簡而俗靜晉王彪之議也省吏不如省官晉時議

官吏以赴農功苟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清淨致畫一之

歌此清之本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財致一付比省官也魏太和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於三府云云

官貴簡約 日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汰去糝滓者菁華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乃出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糝滓者菁華資課太繁

省事不如省官 吳奏累左金吾衛大將軍容園禁兵諸司雜供役省事不如省官嘗謂省羊資課太繁宜有蠲省

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 杜佑為戶部侍郎以為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是併郡縣晉太原省

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正觀初省內官六百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

辛替否上疏曰 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躰存無事之官

食至重之稅 李吉甫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厯雜日困冗食日滋內外官仰奉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官少易治** 又願詔有司博議數九流安得不雜

患在官繁 沈既濟今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患在官繁** 日之治患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同上

中朝 遺四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員日止兩員待對缺員二十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中朝** 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官 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

四七六占四一

九

大節

皆不除
李泌
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
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
道叙復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
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楊執罷千四百員
李朝隱

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
怨詐謹騰朝
隱胖然無避
省官之不急
陸贄五要曰
浹日損

千二百五十員
柳仲郾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
日損千二百五十員
復吏員罷冗官
李泌同中書平

復之帝未從必曰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
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參縣佐史判案所謂省
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

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
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
吏員而疾吏員廣
李吉
條件停減
陸贄奉天赦

受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
竊見諸司官員
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
補受亡限員外置官
立補

所在委積
多者數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歲鉅億萬空竭府藏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周弊
公私損耗不可勝紀况邊隅未靜兵革猶興節
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
宜併省其員
張延賞建

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
悉收廩料糧課輸
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司
戶司兵司士各一員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
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內外始怨

勤官
勤官

勤官

勤官

守官廢命不敬 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詩序夙

夜在公 夙夜匪懈 不可以怠 不敢追違

不懈於位 不躬不親 靖共爾位 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恪居官次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

之有畔畔次也能勤有繼績功泣事惟勤 居之不倦

不敢自逸 陳力就列 夙夜惟寅 欽乃

攸司 智以效官勤而不違啓處 苟有位於

朝 無有不恭恪 非德莫如勤 僬俛從事

不敢告勞 無棄物陶侃木屑事每朝謁

馬上以鞭筭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筭實明視

劇即日剖 所居官雖祈寒烈暑無懈容每入

直盡夕不釋仗杜楚客為中郎將每入直當國

夙夜勤彊房玄齡當國夙夜天性勤吏職王播

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清勤不懈牛仙客

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勤勤摠吏職呂

度使王君奭召為判官蕭嵩代節勤摠吏職諸僚

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班宏清繁勤力晨入官

而已政勤清吳湊德宗初出為福建觀雖細務

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奚陟遷中書舍人雖細

力人以晝夜不寐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

為難晝夜不寐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

乃得不敢曠其職韓愈爭臣論孔子嘗為委吏
休息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祿秩不為甲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
可乎帶星以自勤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
哉使適宜而會勤恪莅官元稹陸贄戒風俗文居
理矣白氏制勤恪莅官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
官而務知更雀裴耀卿夜決獄訟常養一雀每
求簡易知更雀更輒鳴裴呼為知更雀天寶遺
事以勤國事蕭儉佐吾為理以勤國事是用正
白居易制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王彥威拜戶部侍郎
蕭儉制儒學雖優亦勤吏事蕭儉制儒學雖優亦勤
舊史

守官 十五

白臺駘能業其官傳一日失職則死及 守道

不如守官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
非物不進道不如守官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
官之物也

介于石易其靜也專立不易方

思不出其位 各守爾典 靖共爾位 職思

其憂 各司其局 見死不更其守 雖有挈

瓶之智 守不假器 不為利諂 官脩其方

不敬唐宿食焉不避其難子當官而行 守官廢命

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莊頭可得漢書穀

惟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欲收
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
得璽不可得問喘牛丙吉不問殺人而問喘牛
明日光賞之問喘牛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

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陳平不對農獄上
端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
問陳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
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
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刺史不察黃綬
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
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與穆寧佐監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
與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
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
與君議爾時重其能守官
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
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
職金吾在妨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
林而命繫苞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
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矣后固授之
帝嘉其守
外郎孟容拜禮部
守正行法必坐
帝嘉其守
外郎孟容拜禮部

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
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
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用
晦直其任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
官朝廷嘉其守
去朝廷嘉其守
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
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別有詔御史蕭傑監
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
殺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居職持法
守道
君舉必書褚遂良
辭以越局
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
不許
夫皮冠者
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
苟捨之是失道也
古者居其位
思死其官可在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

卷之六十一

三

承之

局交相致以全
其公也同上
太學生謁急后報可
仁傑曰人
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
決事左右丞不勾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
乎太學徒取告
丞簿職耳本傳
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
官韓文

曠官 十六

自守官廢命不敬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棄

命廢職 尸祿 素養和酒淫廢時亂日 廢厥職

官罔聞知叛官離次 以干先王之誅 以速官謗 怠慢不

治能官 敢煩失政不立 王事無曠 怠於其

位 失官不食 且昧恪居 宜科怠事 慢官

速既不治庖 宜科出匣荷忘恤緯 是謂出匣毀積 虎

出於匣龜玉毀於廢事 易葬以士禮 廢其事終
積不仕死以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禮官

壞 禮官失守 日食不書朔與日官之失也 左情

慢 禮莅事不敬非孝也 禮率職有怠 官邪事

滋昏由闕而無罪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苟

棄命於廢官 則有常不能承式 何以臨事有虧

則思移過 夫斯不請 慢官之後徒告闕供 臨事

胡不申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都家之理有不

及者 周禮朝大夫掌都家之理 注都家王子弟

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 滿百 漢

遵為椽不治曹事數廢被譏主者報曰陳椽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謫滿百者

斤曹參為相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沉職沉滯不舉備位無言

職具臣 充位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肝

位而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日飲醇酒曹終日

清譚王夷甫為元城令終養名通事具怠惰孔

有司弛墮韋溫諫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

之則吏舉職妨職呂才東臯子集序除六合簿

書禁如絲胥吏沸如糜皇甫湜古州刺史廳記

管耗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爾然而疲官曹虛

設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

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

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小大閑劇之殊

不修撰官曹虛設俸祿相請小大閑劇之殊

陸贄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得其人則

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于時而用爾得其人則

公務克修非其人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

陵遲蕭至近侍要官多居美爵切見宰相及近

忠論鬻爵侍要官子弟多

居美爵此蓋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遊相囑託虛

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資西人之子祭

祭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

漿鞞鞞佩璲不以其良此言王政不平眾官廢

職私家之子列試於策班御史出都舊史韋思

非其人徒長其飾佩上御史出都謙授監察

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搖御史出都

動山岳震耀州縣是謂曠職爾御史出都

棄官十七

自棄官則族無所庇傳宋公不仕無義君子之

義歸去來 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

雌伏 東觀漢記趙溫子柔為京兆郡丞歎曰

去命駕適意 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

風 陶潛難進易退 子君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 子君

奉身以退 而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不仕王

侯高尚其事 逃祿子惡郡守 後漢檀敷蒙成

人乃投傳 以諫不合投傳去 不樂為吏 枚乘

農都尉不樂為三網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

吏去官客游梁 三網絕 莽殺子宇曰三網絕矣

不去禍及乃解冠 池中龍種 襄陽記龐德公子

掛東都門而歸也 池 中龍種 與字世文晉太康

中為特犸太守去官歸 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

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 來里中化其德讓少

壯者代行意 臣行意拯人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

抱書閉閣伏牀而泣 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 出解印引去俱去曰天

下事大矣子何為在此 曰滂又詣縣令見蕭

入閣解印綬欲俱去 蕭曰人臣有謀不隱 長吏有

有罪不怨遂被害 刺史賈琮刻石記之 不之官 後漢楊倫

嫌 太守呂岳有嫌 棄官而歸 不之官 以諫不合

出補常山主簿 病不之官 司隸催促倫上疏曰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 一寸徵請廷尉詔原之 疏曰

母杖 世說王經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綰三十

典兵馬而擅去官 對送使 免冠 貢禹少翁為河

府官所責 免冠 謝禹曰冠也 免冠 南令以賊事為

免豈可復冠耶 遂去官也 一 不過六百石 漢

免豈可復冠耶 遂去官也 一 不過六百石 漢

免豈可復冠耶 遂去官也 一 不過六百石 漢

士退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弃
官歸養肅宗即家拜散騎常侍
趙光逢昭宗時為御史中丞以世亂
弃官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

拜官 十八

自愛君之祿 寵光 寵命 君命 吾又寵

秩之 傳得祿 祿在其中 拜於家 即拜

敝亡命冀州賊起上使又哀帝即楚拜龔舍為

即家召敝拜冀州刺史又太山太守使者請舍

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也又阮孚轉吏部尚書

不拜詔就家用之誠快不爾便廢才也 冒雨拜

曰就家用之誠快不爾便廢才也 冒雨拜 王

茂達將拜太子少傅遇雨請以 拜起居郎 沈

繼入王恂不許用冒雨而拜 拜起居郎 沈

期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 自草茅擢拾

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

遺 舊史崔羣隱居明陵以節操聞章夏卿薦羣

曰陛下即位二十年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

其進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判官一何易

也 非其好 東臯集序獨步當時及為 拜左贊善

白樂天拜左贊善請 若得吏部之職則拜 陸贄

舉屬吏狀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

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羨之答曰黃散以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

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

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 盧質 莊宗即位欲以

合東在任司此其明驗也 盧質 質為相質性疎

逸不欲任責因 以吏最拜長安令 薛

固辭不拜五代 以吏最拜長安令 薛

自奉身而退

善為我辭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

辭官 十九

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知止不殆灌園於

子辭三公乞骸骨漢平當為丞相病篤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

車養牛一上尊酒十又杜延年賜安車馬罷就第又韋

賢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遺失後漢世祖

疆起張湛為司徒湛至朝劉矯有高節以叔父

未得仕進絕州郡之命魏志讓封魏田疇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

有司劾疇很復苟立小絜又韋玄成佯狂以避封

兄冶塵辭卿周治既服將命周還先入及門遇疾而卒治塵辭卿重繭鮮食繭子馮辭令尹重注見遄死故也

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敢辱高位以速官

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

謗傳齊使敬仲為卿曰羈旅之投檄漢崔篆以

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曰吾聞伐

而臣行意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辭外官蕭望

情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又黃香為尚書令

官補郡吏所謂憂末而忘本不許辭晉卜

遷東郡守上疏云典郡才非堪願不許辭壺望

留備冗負督責小職復為尚書令中正庾怡為廷尉

之為尚書令時召樂謨為郡中一切班下不得以

評一人告稱父命不就壺奏一切班下不得以

私讓為永制二辭大徵拜散騎常侍處子辭大

子不得已就之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

不辭小辭官得罪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

遂之楚辭官得罪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

臨軒遣使徵謨陳病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視

劉陶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避功臣杜詩

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拜侍中虛數諱同王舒

為南陽欲降避功臣非宜所願受小職處明

郡待振旅之臣臣稽內史舒上疏乞換他郡朝廷

父名會舒拜會稽又陳薛於是改會為鄣不得

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薛於是改會為鄣不得

已而同名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春為宜春

行之統因上疏曰去云但以職位之眾

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令佐吏官不屑就辭

不得稱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合善為匪念恪居徒思智免謝病歸

雅父君攸入隋為泗州司累表辭位魏徵進鄭

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國公累表

辭不謀于家李日知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

位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

之遽日知日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

苦厭于心無子文避祿謂之逃死治塵辭卿迫

日而足也

於懼禍一品制集終制就職蘇頌遭父喪起

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陸象先吉頊為吏部擢

部固辭不敢當頊曰才望高雅非常

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

換官二十擇官不擇官附

薛宣為馮翊潁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

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母丘儉魏志儉

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乃不擇官

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閔不利乃不擇官

令誕儉對換誕為豫州儉為揚州不擇官

孫策從容與呂範曰將軍士眾日盛綱紀猶有

不理願暫領都督為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

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

範曰今託將軍策欲以官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

計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構著袴裙執鞭詣閣

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眾事咸禁大行

又晉褚裒

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子

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捧檄毛義事親

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

大就小

葛洪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

求為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

兵校尉

聞步兵厨有貯酒

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父嫌名韋聿遷秘書

換太子兩換其職

臣喪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

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為潮州刺史

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

是宰相當署制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待聞時

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中袞循舊事代署

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

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

人皆奏實不嘗有謫之言德宗大駭罷為河南

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舊

史無替字人之術元稹吉叢誥京兆尹季同以

其換縣之求無謂宰相請移散官杜羔元和中

替字人之術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

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

繫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

移散官憲宗遣使問狀具對府政奇細力不

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

屬吏

白馬曹見人部統攝統攝屬寮吏下位資事

下吏職隸外臺入被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

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斲

温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故不疑令奇而

釋登車王徽之子猷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職

之事曰似馬曹從行遇雨下馬挑入冲車

道修謂無忌欽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

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遂中傷之踞見

沈景拜河間孝王相謁王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侍郎贊拜景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耶景曰不正恐傷鄭當時未嘗名吏與彼使

服與民何別恐傷官屬言若恐傷之與

饒次公左遷衛司馬先時拜謁衛官常為繇使

市買寬饒遂按舊令遂衛官屬行衛者繇使朝

諸尚書迎送孔奮君魚為姑臧令太守梁竦未

辭也迎送嘗待以官屬之禮常迎於大門引

入見其師友嚴詡為穎川與如賓孫寶子嚴為

母也師友掾吏為師友如賓京兆尹故吏

侯文不肯仕實以恩禮請拜起門下掾貢還者

文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拜起門下掾貢還者

儒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云面折長官章太守

貢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面折長官章太守

歐陽飲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食百里內

縣以牛酒到府臨饗禮畢歛教曰西郡督郵繇

延天資忠貞云云欲顯于朝憚於下坐愀然前

曰司正舉觥以君罪謝今案延資性貪鄙外方

內圓云云明府以惡為善憚敢再善事官長任

拜奉觥歎慙曰敬受觥憚疾去也善事官長延

長孫為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

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帝曰買牛不與後漢朱暉文季為郡吏太守阮

善買牛不與况欲市牛暉不從及况卒暉厚

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孔曰夕議事李彥弼彥

不取以貨汗君德也孔曰夕議事李彥弼彥

弼諧偃及令狐渙漏禁省語帝曰卿有主書炎

官屬曰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主書炎

與盧杞在中書同秉政盧杞密啓主書過咎逐

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

邪諸使辟署趙憬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

滯帝皆楊於陵為句容主簿待韓滉節制金陵

然之楊於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

屬吏謁謝澗甚奇之元稹為浙鏡湖秦望之遊東觀使
竟以女妻於陵舊史會稽山水奇秀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
湖秦望之遊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
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天下聞其名爭欲取以為屬權
安祿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京
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師還過福昌尉仲蕃妻也密約以俟召
之暮來臯陽音直視暮而瞑暮為盡哀自吟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召臯母母謂實死
勤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侯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訥北
方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欲取以為屬
見屬吏輒先拜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內望作
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委成於參佐張弘靖充
使輒先拜人人失望盧龍節度
使委成於參佐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韋雍張

宗厚又不通大體復列軍賜專以
法根是軍亂同上

同官

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聯事同分

職分司 僚友 官分 聯屬 聯職 同班

相卹國語臧不交言漢陽偏仁辟司徒桓虞府

終不與交 同臺郎表取罪後漢雷義同臺郎坐

言同席也 自表取 代還錢陳重有同舍郎負疑盜絳陳重

其罪 疑償之後疑重所取重不自分明乃市疑盜金不

疑為郎告歸同舍郎二金意不疑盜之不明近不

疑不自明買金償之後誤持去者來乃明近不

偏同 及爾同僚 併肩事主 孔同位不相

永之

假蕭嵩進中書令裴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

蕭王竝位蕭蕭同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

殿中講掖起之帝喜曰蕭善事長大臣和予之

幸也講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朕選宰相卿無**聯署**歸登為右拾遺同列有所

負我邁頓首謝**郎家二賢**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

皆入府不意培塿**聯舍**敬晦進士及第辟山南

而松栢為林也**舍**於是師不政法制陵頽曙引所吏廷責之吏

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旦十輩方雜

語以申吏枉晦讓諸軍將曰吏冒軍名公等

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眾愧謝闔府咨美**多**

君子寮留守無事多**同服官僚**上**同舍**實參為

同舍當夕直**鼠虎俱為相屬**陸長源以舊德為

參代之新史

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舊相遠愈曰大虫老

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李肇國史補**齊名**

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採訪使韋陟深器之

奏充支使與同莫判官負錫齊名元甫精於簡

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待**聯曹結綬**權德輿唱

之時謂負推韋狀舊史**同寮**實參為萬年尉時同

元元和間為渭州尉**同寮**寮有直官曹者將夕

聯曹結綬相視莫逆**同寮**寮有直官曹者將夕

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君按直簿

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

罪坐貶江夏尉

人多義之舊史

故吏

自任安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避席**漢

蚡起為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為**戎首**世說向雄

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戎首**為河南郡

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答之後俱在朝不相往

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不為戎

漢

首何好之見泣相玄年七歲服終州府文武吏
有帝從之辭其叔父冲撫玄曰此汝家故
吏玄涕同升李咸並為三司每朝會蕃等常稱
泣被面疾避廣時人馬駃數年後為廣漢太守每朝會
榮之見本傳祇次洪朝洪曰君馬何駃祇曰孔病召故吏公柳
故吏不敢駃但明府未著鞭也
緝以病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
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
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蜂附蟻合當隆
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蜂附蟻合當隆
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起便僻匍匐以非
乎人而信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逝
不為門下用矣柳按杜黃裳故吏數年御史劾
宗元與顧中書書奏黃裳納郗郗節度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
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
昭州原一切不問李宗問凡不附已者指以為
載不問一切不問昭州原一切不問

月霽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立石峴山
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
韓思復卒後故吏盧龔
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四十一

